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with English, Thai, Kazakh, and Kyrgyz BackGr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s of Word Order in The Sentences Analysis of Mistakes in Learning The Structure of Preposition Frames. “At+N/NP+Above/Middle” in Chinese

语序类型学视角下语言背景为英语、泰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的汉语学习者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习得的偏误分析

Noramon Sapermsup*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noramon.sup@hotmail.com

Received : 16 October 2023
Accepted : 9 January 2024
Published : 22 March 2024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language types on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esearch studie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 of word order in the sentences. The author compares VO (English and Thai) and OV (Kazakh and Kyrgyz) with their respective structures of prepositional frames. “At+N/NP+above/middle” in Chinese by analyz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ypes between them. Then, propose an assump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word ordering and mistakes in word ord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word order in the sentences, although the Kazakh and Kyrgyz languages are greatly different from English and Thai, it shows similar mistakes of the VO language. This shows that the mistake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type between the mother tongu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hey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types of other languages they have studied before;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especially, the comparis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 types.

Keywords

Chinese Preposition Frame; Types of Word Order in Sentences; Mistake Analysis;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引言

介词框架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结构，通常由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一个框架（陈昌，2002）。对

于许多学习者来说，介词框架是一个难以掌握的语法点。目前，关于介词和介词框架习得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向：一是侧重探讨不同语言背景学习者在使用介词框架时共同存在的偏误，如赵葵欣（2000）以及黄理秋、施春宏（2010）对留学生在使用介词框架时出现的偏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二是着眼于探讨不同语言背景学习者的个性偏误，如崔希亮（2005）和林齐倩（2011）的研究，前者以语言背景为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以语言背景为韩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鉴于人类的语言普遍存在共性，同一语言类型但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时可能会出现类似的偏误。这些偏误不仅与学习者的语言背景相关，也与其所属的语言类型密切相关。可以说，类型语言学为偏误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因此，本文以语序类型为切入点，选择了常见的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和“在+N/NP+中”作为研究对象（以下合并为“在+N/NP+上/中”）。通过采用“假设—验证”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语言背景为VO语言和OV语言的汉语学习者在使用汉语介词框架时出现的偏误情况，具体包括英语、泰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背景的学习者（简称“哈语背景”和“吉语背景”）。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有效的教学建议，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介词框架。

研究方法

偏误假设

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由介词作为前置词和方位词作为后置词构成的，但在世界上并非所有语言都具有介词框架。有些语言只有前置词，没有后置词；相反，有些语言只有后置词，没有前置词。下面本文从语序类型的角度比较这四种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差异。

1. 英语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从语序类型来看，它属于VO（前置词型）语言。相对于汉语的介词框架“在+N/NP+上/中”，英语在表达相同结构时只使用前置介词，将介词放置于名词之前，形成了“Pre. + N”结构。例如：

例 (A) : Kids draw and write **on** a large sheet of paper.

词译 : 孩子 画 和 写 在……上 一张大纸

汉语 : 孩子在一张大纸上写写画画。

例 (B) : He was sitting alone **in** the darkness.

词译 : 他 坐 独自 在……中 黑暗

汉语 : 他独自坐在黑暗中。

从以上的例子来看, 在英语中, 只需将介词 “on” 放在 “a large sheet of paper” 之前, 将介词 “in” 放在 “the darkness” 之前, 就能突出它们的处所意义。这是因为英语的介词本身就包含了方位意义 (沈家煊, 1984)。但是, 在汉语中, “一张大纸” 和 “黑暗” 必须在介词框架中才能突出其处所意义。

2. 泰语

汉语和泰语虽然同属汉藏语系, 都是属于孤立语, 但由于它们是不同的语言, 因此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泰语中, 介词和方位词的搭配使用是不存在的。泰语也属于VO (前置词型) 语言, 同样只使用前置介词放在名词之前, 形成 “Pre. + N” 结构, 这一点与英语相同。例如:

例 (C) : อย่า สร้าง ความสุข บน 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คนอื่น

词译 : 不要 建立 幸福 在……上 别人的痛苦

汉语 : 不要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例 (D) : เด็ก ควร เติบโต ใน 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 ของ ครอบครัว ที่ดี

词译 : 孩子 应该 成长 在……中 环境 的家庭 良好

汉语 : 孩子应该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在例 (C) 中, 将介词 “บน” 放在 “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คนอื่น” (别人的痛苦) 之前, 在例 (D) 中, 将 “ใน” 放在 “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ขอ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ดี” (良好的家庭环境) 之前, 从而突显了它们的范围。由于泰语的介词本身已包含了处所或其他引申义 (裴晓睿, 2001), 所以后面不需要再加方位词。相反, 在汉语中, 如果只使用介词, 范围义就不能凸显出来。

哈萨克语	-	т е / д а
吉尔吉斯语	-	т е / д а

从上表来看，在五种语言中，只有汉语同时使用了前置词和后置词，形成了“Pre. +N+Pos.”结构。这是因为汉语介词“在”没有实在的意义，只有该函意义，就是“定位性”（储泽祥、2010），如果没有使用方位词，不仅意义不太完整，而且句法上是不合格的（刘丹、2002），但是其他语言的结构并不完全与汉语相同。

此外，根据语序类型学的研究，VO 语言的语序特点，即介词短语通常出现在 动词之后（VPP），如英语和泰语；OV 语言的语序特点，即介词短语在动词之前（PPV），如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而汉语具有 VO 语言和 OV 语言的语序特点，同时既有 PPV 语序又有 VPP 语序，但通常来说，PPV 语序占优势。

语言学家拉多（1957）曾指出，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相似的语言成分容易学，不同的成分则难学，这使学习者不能系统地掌握汉语介词框架的用法。本文根据语序类型特征进行假设偏误共性，并获得以下相应的假设：

（1）由于英语和泰语都属于 VO 语言，没有后置词用法，学习者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数量会高于前置词，同时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数量会高于后置词。

（2）由于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属于 OV 语言，没有前置词用法，学习者遗漏前置词的偏误数量会高于后置词，同时误加后置词的偏误数量会高于前置词。

（3）在汉语的介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上，PPV 占优势，而 VO 语言的语序是 VPP。因此，英语和泰语背景学习者 VPP 错序的偏误数量会高于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

偏误验证

本文以北京语言大学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和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作为研究材料，根据预期的偏误假设，从语料库中调出了英语、泰语、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的偏误语料，共计 204 条，分为英语背景学习者 66 条、泰语背景学习者 64 条、哈语背景学习者 42 条以及吉语背景学习者 32 条。下面分析其具体的偏误情况。

1. 遗漏

遗漏“在”的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3条，泰语背景学习者9条，哈语背景学习者2条，吉语背景学习者1条。例如：

例（1）英语：a. 他从小就沉浸（在）歌谣中。

泰语：b. 对我来说，我觉得人生活（在）地球上，要生存，要发展，这两个很重要。

哈语：c. 简而言之，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但（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只消费不买单。

吉语：d. 他（在）一本杂志上看了一个广告。

在例1（a）中的“歌谣中”在句中作谓语动词“沉浸”的补语。例1（b）中的“地球上”在句中作谓语动词“活”的补语。例1（c）中的“经济活动中”前面有连词“但”。例1（d）中的“一本杂志上”在句中作状语修饰谓语动词“看”。当“在+N/NP上/中”在句中作补语、状语时，前面附加了连词时，“在”必须出现，否则就不成话。

遗漏“上”的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29条，泰语背景学习者27条，哈语背景学习者15条，吉语背景学习者16条。例如：

例（2）英语：a. 他整天坐在桌子（上）画地图。

泰语：b. 上课的第一天，我有汉语课，我坐在座位（上），我的右边有一个女人，她是许宁。

吉语：c. 她坐在轮椅（上）。

哈语：d. 每个节日都有特殊，一般节日建立在地理和历史背景（上）。

在例2（a-c）中的“桌子”“座位”和“轮椅”都是事物名词，它们本身并没有处所意义，因此需要加上后置词“上”以将其处所化。例2（d）中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表示抽象意义，为了使其意义变得具体，需要加上后置词“上”。

遗漏后置词“中”的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21条，泰语背景学习者16条，哈语背景学习者17条，吉语背景学习者8条。例如：

例（3）英语：a. 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过于花费。

泰语：b. 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中），晚上下班回到家，可以作为精神上的消遣。

吉语：c. 因为水在人的生活（中）特别重要。

哈语：d. 在汉语语法（中）没有时间过去的或将来式。

例（3a-c）中的“在伊拉克战争”“在日常繁忙的工作”和“在人的生活”都隐喻为一个过程，因此需要加上后置词“中”。例（3d）中

的“汉语语法”表示抽象意义，本身没有具体范围，因此需要加上后置词“中”将其范畴化。

2. 误加

误加“在”的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2条，泰语背景学习者3条，汉语背景学习者4条，吉语背景学习者2条。例如：

例（4）英语：a. 北京真的是一个“在”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泰语：b. 汉语是“在”所有语言中最难于学习的一种语言。

吉语：c. 我希望“在”世界上抽烟的人越来越少。

汉语：d. 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们街上来了新邻居。

在例4（a）中的“世界上”作定语修饰“城市”。例4（b）中的“所有语言中”作定语修饰“语言”。例4（c）“世界上”作定语修饰“抽烟的人”。例4（d）属于存现句，这类句子说明的是“某个处所存在着什么人或事物”，因此句首必定是表示处所成分（刘月华，2004）。在这四个句子中，隐去了“在”也不影响句子的理解。

误加“上”的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7条，泰语背景学习者3条，吉语背景学习者1条，而没出现在汉语背景学习者。例如：

例（5）英语：a. 在文化方面“上”，美国的纽约与欧洲的巴黎无法同日而语。

泰语：b. 我们在海南“上”，很开心。

吉语：c.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怎么开始在网上“上”

在例5（a）中，学习者可能不理解“上”表示方面意义。在例5（b）中，“海南”是处所专名，具有明确的处所意义，不需要额外添加后置方位词以表示其处所。在例5（c）中，“网上”本身已经具有了处所意义，因此也不需要再加上方位词。

误加后置词“中”的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3条，泰语背景学习者4条，汉语背景学习者2条，吉语背景学习者1条。例如：

例（6）英语：a. 在华盛顿“中”，我的理想主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吉语：b. 在中国“中”一家人需要坐在一起吃月饼，观月亮，看到圆圆的月亮。

泰语：c. 在我心里“中”，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男人、很好的父亲。

汉语：d. 我真希望能遇到在我心里“中”的男人。

在例6（a-b）“华盛顿”和“中国”都是处所专名，它们本身已经包含了处所意义，因此不需要额外添加方位词。在例6（c-d）中，“里”

和“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但不能同时使用，学习者可能忽视这一点，导致语义上的冗余。

3. 错序

错序偏误出现在英语背景学习者1条，泰语背景学习者2条，哈语背景学习者2条，吉语背景学习者3条。全部偏误都表现为该用PPV语序而用了VPP语序。例如：

例（7）英语：a. 她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最近他没出现在报刊上，他的文章没出现在杂志上，他的专访没出现在报纸上，他的形象没出现在小说里，不过他十年以前的样子在她的脑子里还画得淋漓尽致。

泰语：b. 每天跟她们聊天在微信上。

哈语：c. 现在我们有时候聊天儿在网上。

吉语：d. 我们有时候聊天儿在QQ上。

在汉语中，VVP和PPV语序的选择可以对表达的语义和流畅度产生影响，以上的例子对于汉语本族人来说读起来会显得别扭。如例7（a）中应该强调的是“没有出现”，而不是“出现”的“处所”，因此需要使用PPV语序，以突出动词的语义效果。

为了更直观地发现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在使用“在+N/NP+上/中”时，出现的偏误情况，我们将数据整理成下表：

表2. 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的偏误情况

偏误类型	VO 语言背景学习者				OV 语言背景学习者				
	英语/小计		泰语/小计		哈萨克语/小计		吉尔吉斯语/小计		
遗漏	在	3	3 (4.54%)	9	9 (14.06%)	2	2 (4.76%)	1	1 (3.12%)
	上	29	50 (75.76%)	27	43 (67.19%)	15	32 (76.20%)	16	24 (75.00%)
	中	21		16		17		8	
误加	在	2	2 (3.03%)	3	3 (4.69%)	4	4 (9.52%)	2	2 (6.25%)
	上	7	10 (15.15%)	3	7 (10.94%)	0	2 (4.76%)	1	2 (6.25%)
	中	3		4		2		1	

错 序	V	1	1 (1.52%)	2	2 (3.12%)	2	2 (4.76%)	3	3 (9.38%)
	P								
	P	0		0		0		0	
	P P V								
合计		66		64		42		32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偏误假设并不完全成立。首先，英语和泰语背景学习者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数量高于前置词。具体来说，英语背景学习者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数量共有50条，占全部偏误的75.76%，而遗漏前置词的偏误只有3条，占全部偏误的4.54%。泰语背景学习者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数量共有43条，占全部偏误的67.19%，而遗漏前置词的偏误数量只有9条，占全部偏误的14.06%。但是，其他的假设不是完全成立，因为偏误情况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趋势。

(1) 英语和泰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数量低于后置词：英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有2条，占全部偏误的3.03%，而误加后置词的偏误有10条，占全部偏误的15.15%；泰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有3条，占全部偏误的4.69%，而误加后置词的偏误有7条，占全部偏误的10.94%。

(2) 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遗漏前置词的偏误数量低于后置词：哈语背景学习者遗漏前置词的偏误有2条，占全部偏误的4.76%，而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有32条，占全部偏误的76.20%；吉语背景学习者遗漏前置词的偏误只有1条，占全部偏误的3.12%，而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有24条，占全部偏误的75.00%。

此外，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后置词的偏误数量未高于前置词：哈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后置词的偏误只有2条，占全部偏误的4.76%，而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有4条，占全部偏误的9.52%；吉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后置词和前置词的偏误数量相同，各有2条，占全部偏误的6.25%。

(3) 英语和泰语背景学习者VPP错序的偏误数量未高于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英语背景学习的错序偏误只有1条，占全部偏误的1.52%，而泰语背景学习者的错序偏误有2条，占全部偏误的3.12%；哈语背景学习者的错序偏误有2条，占全部偏误的4.76%，吉语背景学习者的错序偏误有3条，占全部偏误的9.38%。

我们可以发现，上表中的偏误类型具有普遍共性，无论学习者的语言背景是VO语言还是OV语言，都可能出现这些偏误。但并非每种偏误都会呈现出类型的共性特征。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研究结果及探讨

“在+N/NP+上/中”的类型共性偏

(1) 英语和泰语都属于VO语言，因此学习者遗漏后置词的偏误所占比例远高于前置词。这类偏误在所有偏误类型中最为显著，英语背景学习者的比例高于70%，泰语背景学习者的比例高于60%。这一趋势表明，在VO语言背景下，后置词的遗漏是一个普遍存在且显著突出的问题。

(2) 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都属于OV语言，学习者更容易出现遗漏前置词的偏误，相对而言，遗漏后置词的偏误较少，但在偏误比例上却显著高于遗漏前置词。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的偏误比例都高于70%，并且这个比例接近英语背景学习者，也高于泰语背景学习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将进行具体讨论。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多数人都是本族语和俄语的双语者，因此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受到俄语和本族语的双重影响。俄语属于VO（前置词型）语言，因此在俄语中，对应于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只有相应的前置词，从而形成了“Pre. +N”结构。

例(G) : Кошка спит на стуле。

词译 : 猫 睡觉 在……上 椅子

汉语 : 猫在椅子上睡觉。

例(H) : Я думаю деньги в

жизни очень важны。

词译 : 我 觉得 钱 在……中

生活 最 重要

汉语 : 我觉得钱在生活中最重要。

在例(G)中，凸显处所义的手段是在“стуле”（椅子）前加上前置词“на”，而在例(H)中在“жизни”（生活）前加上前置词“в”。俄语前置词“на”和“в”本身已经包含了介词和方位意义（郭亚，2021），因此只使用前置词与名词组合即可。

那么，我们值得讨论的是为何出现VO语言类型的偏误共性比OV语言类型的偏误共性更为显著？本文认为，首先俄语的前置词

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学习者理解并习得了“在”的用法，但也导致学习者将俄语的前置词与“在”直接对应起来，而忽略了后置方位词的用法。其次，无论是俄语的前置词，还是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的位格词尾，其本身就自带方位意义，因此不需要额外添加后置方位词。由于受到这种认知共性的影响，学习者更容易遗漏后置词，相对而言，遗漏前置词的情况相对较少。

(3) 由于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受到 VO 语言的影响，而且本族语也不需要另加方位词，因此少使用后置词，误加后置词的偏误比例自然也低，两者都低于 10%。

(4) 由于英语、泰语、俄语的介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是VPP，而汉语介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是PPV占优势，这导致了英语、泰语、哈语以及吉语背景学习者的错序偏误都表现为 VPP 语序，就是 VO 语言的偏误共性。

误加前置词偏误情况的解释

英语、泰语、哈语和吉语背景学习者通常倾向于使用前置词来表达，这样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数量会高于后置词，但是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哈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数量略高于后置词，而英语和泰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前置词的偏误数量低于后置词。另外，吉语背景学习者误加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偏误数量相同。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认知加工的影响。

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由三个语块构成：第一个是前置词“在”；第二个是“N/NP”；第三个是后置词“上、中”。由于语块是人类记忆的基本单位，因此语块被语言学习者作为一个整体辨识、使用、表达意义和实现句法（徐泉，2010）。但问题在于汉语介词框架中的语块是不固定的，特别是当“N/NP”处所义范畴的典型性很高，往往要求隐后置词“上、中”。由于使用条件的复杂性，学习者可能无法完全注意到语言输入中的所有信息。在认知不全面的情况下，学习者往往从形式入手，将“在+N/NP+上/中”视作一个整体语块进行记忆，从而出现了这种情况。

教学建议

(1) 加强“构式—语块”教学法。

学习者在使用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时，所出现的偏误反映了他们对该结构的语义和语法理解不够深刻。通过对比分析，可以

发现英语、泰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以及俄语中都存在表示“在+N/NP+上/中”的构式，只不过内部的语块略有不同。因此，我们应该从认知共性入手，即对整体构式的内涵和语义进行说明。在进行构式讲解时，教师可以提供具体的情境，引导学习者提供相关例句，随后运用学习者所提供的例句进行讲解。

在语块讲解时，教师应引导学习者理解汉语介词框架的个性特色。首先，教师可以将前置词“在”、后置词“上、中”以及中间成分“N/NP”共同呈现，并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前置词“在”和后置词“上、中”要同时使用。然而，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隐去某个成分，例如：隐去前置词“在”的情况，可以先以较为特殊的存现句为例；隐去后置词“上、中”的情况，可以以“N/NP”为处所名词为例，再扩展到其他特殊情况。接着，可以列举其他例句，循序渐进地帮助学习者分析隐现共性特征，以避免前置词和后置词的隐现制约因素对学习者和记忆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学习者更加深入理解和掌握汉语介词框架的构成和用法。

(2) 加强“语际对比”教学法

通过偏误分析发现，语序类型的特征对学习者的习得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进行语际对比教学。除了要关注汉语和学习者本族语的对比，还需要考虑到学习者已学过的其他语言的对比，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汉语学习者，他们大多数是双语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本族语和俄语进行沟通。在习得汉语过程中，学习者所出现的偏误不仅受到本族语和目的语的影响，还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因此，将学习者所学过的其他语言与汉语进行对比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准确地预测学习者的学习难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结论

本文从不同语言的语序类型特征出发，对语言背景为英语、泰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使用汉语介词框架“在+N/NP+上/中”时可能出现的偏误进行了假设。随后，通过对偏误语料的分析来验证预期的假设是否成立。研究发现，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过程中，除了受到目的语和母语迁移的影响以外，其他语言也会对汉语习得产生影响。目前，对外汉语研究将汉语视为第二语言习得，

但实际上，大多数学习者在开始学习汉语之前已经接触过其他语言（作为第二语言），并且这些语言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对汉语习得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仅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预测学习者的学习难点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我们应该从第三语言习得的角度来开展汉语教学，考虑到学习者在多语言环境中的学习背景。

参考文献

- [1] Cao, F., Tao, R., Liu, L., Perfetti, C. A., & Booth, J. R. (2013). High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involvement of the first language network: Evidence from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5(10), 1649-1663.
- [2] Gong, Y. F., Gao, X. A., & Lyu, B. (2020).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to non-Chinese learners in mainland China (2014–2018). *Language Teaching*, 53(1), 44-62.
- [3] Jinsong (Jason) Fan (2019) Assessing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language constructs, consequences and conundrums,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6:3, 356-359, DOI: 10.1080/0969594X.2017.1309353
- [4] Li, Longyu. (2022). Study on the Path of Combining Chines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 Culture in Indonesia During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MANDARINABLE :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53–59. <https://doi.org/10.20961/mandarinable.v1i2.444>
- [5] Liu, M., & Hong, M. (2021).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Chinese young learners. *SAGE Open*, 11(4), 21582440211047550.
- [6] Liu, H., & Brantmeier, C. (2019). “I know English”: Self-assess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among young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System*, 80, 60-72.
- [7] Li, Q. (2014). Differences in the motivation of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in a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context. *System*, 42, 451-461.
- [8] Phanata, S. (2023).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Indonesia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Universitas Sebelas Maret : 新时代印尼高校中文教育的现状与发展——以三——大学中文系为例. *MANDARINABLE :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1), 53–57. <https://doi.org/10.20961/mandarinable.v2i1.641>
- [9] Wong, Y. K. (2020). Effect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L2 motivational selves: A study of you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System*, 88, 102181.
- [10] 崔希亮（2005）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习得的特点及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3），83-96。

- [11] 陈昌来 (2002) 介词与介引功能, 安徽: 教育出版社。
- [12] 成燕燕 (2008) 哈萨克族学生习得汉语存现句的偏误及对策, 语言与翻译, (4), 64-68。
- [13] 储泽祥 (2010) 汉语空间短语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14] 广州外国语学院 (2018) 泰汉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5] 郭亚 (2021) 俄罗斯学生习得方位介词“在”类的偏误研究——以乌拉尔联邦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6] 黄理秋、施春宏 (2010) 汉语中介语介词性框式结构的偏误分析, 华文教学与研究, (3), 34-41。
- [17] 林齐倩 (2011) 韩国学生“在 NL”句式的习得研究, 汉语学习, (3), 90-98。
- [18] 刘丹青 (2002)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当代语言学, (4), 241-253。
- [19] 刘月华 (2004)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 刘珣 (2002)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21] 马威 (2016)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汉语存现句习得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2] 裴晓睿 (2017) 泰语语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3] 苏丹洁、陆俭明 (2010) “构式—语块”句法分析法和教学法, 世界汉语教学, (4), 558-565。
- [24] 邵志洪 (2008) 结构.语义.关系-英汉微观对比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5] 徐泉 (2010) 外语教学研究视角下的语块: 发展与问题, 中国外语, (2), 75-79。
- [26] 张定京 (2004) 现代哈萨克语实用语法,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7] 张辉 (2019) 基础哈萨克语 (1),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8] 赵葵欣 (2000) 留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介词的调查, 世界汉语教学, (2), 100-106。